

第四

一 犬與人

有一日，舅父忽說：

「街上似乎有了甚麼事情了，安利柯！你不跑去探聽探聽嗎？」

安利柯依了舅父的話跑到了街頭，又喘着氣奔回來，到庭間狂叫：

「舅父！快來到那空地上！」

「甚麼了？」舅父急攜了帽子出來。

「有小孩被狗咬壞了。」

「噯！那末快去吧。」

安利柯急急地走，舅父在後面跟着。



「甚麼了？喂，甚麼了？」老人們從街屋的窗口探頭出來，向那急行着的一個男子問。

「瘋狗啊，瘋狗啊！」那男子一壁回答一壁急急地管自走。

「甚麼？瘋狗咬人嗎？」

「有三個小孩被咬傷着哩。」

「這裏向沒有狗的，那末一定從賽爾茲那來的吧。」

「不，據說是萊里契的狗。」

「不要是我家的孩子遭咬了，方才到海邊遊戲去了呢。」

家家的人們都在門口互相這樣地談着，街上充滿了驚異的聲音。

安利柯與舅父急急前進，到了空地上一看，在噴水的面前，已擠得人山人海了。大家都擠在一處，茫然不知所措。其光景宛如一個螞蟻受傷了，許多螞蟻圍繞着的樣子。

「甚麼了？」舅父走進人中去，人們就用了敬意，把路讓開，同聲地說：

「德阿特拉的兒子，三人都被瘋狗咬傷了。」

可憐，那三個小孩在人羣中只是哭着。旁邊的人們也並沒誰去動了手親切地救護，只一味擠在一處呆看。

這三個小孩，看去似乎是漁夫或船夫之子，衣服很粗劣。最長的一個約十歲，是個瘦弱的孩子，在這薄寒的時期，還赤着腳，穿着稀粗的短褲與絨布小衫。其次的是六歲，再其次的約四歲吧，他們兩個着的衣服還清爽，靠近了哥哥，哭得幾乎要被死神捉去了的一般。似乎確被咬傷了，一個臉上皮碎了流着血，一個傷了腕，一個好像傷在腳上。

人們只是把這三個小孩圍繞了呀呀地嚷着，舅父喊着「喂喂」挨進正中去，周圍的喧譁也就停止了。

在這瞬間，安利柯發見了個人與羣衆間的不可思議的關係。他悟到：雖有千人集在社會上喧擾，到了無法可施時，因了一人物的一聲，就可把秩序恢復的。

「甚麼時候被咬的？」舅父問。

「在二三十分鐘以前。」旁人說。

「醫生呢？」

「醫生到辟德爾里去了，不在這裏。」

「非快設法不可！好，由我來給他們療治吧。喂，且慢，狗在那裏？即使被咬傷了，也許不
一定是瘋狗呢。」舅父又說。

這時，人聲又大擾起來，大家在說些甚麼，卻全聽不明白。舅父於是向那在旁的肉店
主問：

「誰會看見過狗？」

「我曾看見。被咬的場所就在這裏。我方在店門口吸着煙，見德阿特拉的孩子們用
水桶盛了噴水的水玩着的。忽然，有灰色的野狗垂了頭蹣跚衝過街去，孩子們見有狗來，
用石去擲，那狗叫也不叫，就跑近去，向那年長的孩子臉上撲咬；在呼痛聲中，又把那兩
個小的孩子撲翻地上，將手足咬傷了。等我攜了棒去趕，那狗已向鮑查利街逃去。究竟是
那裏來的狗，誰也不知道，桑·德連寨向沒有這樣的狗的哩。」肉店主回答。

「哦，這也許真是瘋狗呢。事不宜遲，趕快到藥店裏去叫他們預備好熨鐵。」舅父這樣說了雙手拉住兩小孩。羣衆都把路讓開，安利柯則拉了最大的小孩的手。

急急地向藥店前進，羣衆也紛紛在後擠着了跟來。忽然有一老人排開了羣衆，悸震地走近前來。

「甚麼了？這，這真是……，要當心！」壁說。壁去托那最幼的孩子的頭。又繼說：「船長，老板，謝謝你……謝謝你。我是這孩子們的祖父，他們的父親，現在下漁船去了，母親爲了賣昨日所捕的魚，正在賽爾茲那。」

「要趕快啊，要趕快啊，在德阿特拉從賽爾茲那回來以前，非先把他們急救療治不可。」舅父這樣回答了就向前急跑。

舅父帶孩子們進了藥店，把紛紛喧擾了追從來的羣衆關出在門外，自己與藥劑師燒熨鐵。

這時，有人叩着店門，慌張地喊叫：

「請開門！是我，是孩子們的母親，是德阿特拉。」
店夥開了門。羣衆也隨着德阿特拉擠入了許多。

德阿特拉一一地抱近各小孩，整理他們的衣服，吻了他們的傷處，悲痛地合掌祈禱了說：「請上帝救我！」一壁啜泣起來。周圍的人們也被引出眼淚了，其中有一個人安慰她說：

「喂，德阿特拉！別耽心，別怕，不是瘋狗啊！因爲你的孩子們用石子擲狗，狗才咬他們的。」

素來多感的安利柯，病後身體尙弱，見了這光景，也不禁唏噓啜泣起來了。

「喂，安利柯，你回到家裏去！」舅父見他在難過，這樣說。

「不，舅父，我也願幫些忙。」安利柯說時，還嗚咽着。

「沒有你的事啊？你一哭，這孩子們的母親就要驚慌呢。」舅父又這樣說。

恰好醫生從辟德爾里回來了，從人羣裏擠入了來探問情形。舅父似乎就放心了似

地：

「那末，我失陪了，熨鐵已在燒着，一切奉託。」這樣地向醫生說了，攜了安利柯就走。安利柯還啜啜地哭着，舅父卻假作沒有知道，毫不睬他。

二 英國的孩子是不哭的

舅父帶了安利柯出去以後，一個英國籍的機械師也把自己的兩個小孩帶出了上歸路去。一個是女孩，一個是男孩，也都和安利柯一樣，在唏噓地哭。

機械師回顧那男孩罵着說：「嘈囉囉維廉！有甚麼好哭的！英國人不該哭！英國人是不哭的！」

很奇怪，那男孩因這一喝，竟把哭止住了，只深深地逗了一息。

安利柯回到家裏，過了二小時，心情復原了，向舅父試問道：

「舅父，那個英國人真壞哩，他不是見了自己的兒子同情於德阿特拉傷心着反加

斥罵嗎？那兒子將來不是要被養成爲毫無同情的冷淡的人了嗎？」

這樣一問，舅父好像早已料及似的樣子就說：

「你問得很好！關於這個，我正想和你講哩。那英國人也不是無情的啊，可是卻不喜見他兒子哭。人卽不流淚，仍可同情於人，救助人的苦痛的。英國人把淚認作弱者的表徵，認爲非男子的名譽，這只要看那機械師不罵女孩單罵男孩，就可知道了吧。女孩子也許可以不養成勇敢的氣概，至於男孩子是非把勇敢當作榮耀不可的。

「淚是弱者的表徵啊。嬰兒，女人，老人，動輒就哭，強健的男子是不哭的。哭的人會把頭腦失去，任憑你怎樣勸慰，也無法使他理解，並且你愈勸慰，他愈會哭得起勁。

「如果那英國人叫兒子不要同情於他人的苦痛，那就不好。這樣的人，就是所謂利己主義者了。但英國人卻並不如此。只說『別哭！哭的是沒用的傢伙！英國人不該哭！』這是對的，是勇敢的教訓，是鍛鍊意志的教訓，是國民的自尊。

「那機械師向了自己的兒子說『別哭，英國人不該哭，英國人是不哭的』時，實含

着勇敢的國民的矜誇，在對了自己的兒子吹入大國民的元氣。

「我不是英國人，是意大利人。原該比那機械師更偉大才是。但我已年老，氣力衰弱，不能復如那機械師的有元氣了。所以，方才明知你在哭，卻不罵你。還好，你已從大英國國民得到了好教訓了，那機械師已代我教了你了。」

「又，還有一層，更是你非知道不可的。那機械師如果在那勇敢的教訓之後，再叫兒子送周卹費到德阿特拉家裏去，那才是真正有價值的行爲。哪，哭是不該的，他人有苦痛，應該救助，頭腦與心，二者要一致活動，才算完全的人：這樣的教訓，那兒子也就可由此學得了吧。爲人最要緊的是心，其次是頭腦，心與頭腦，非一致地運用不可。」

第五

一 舅父的感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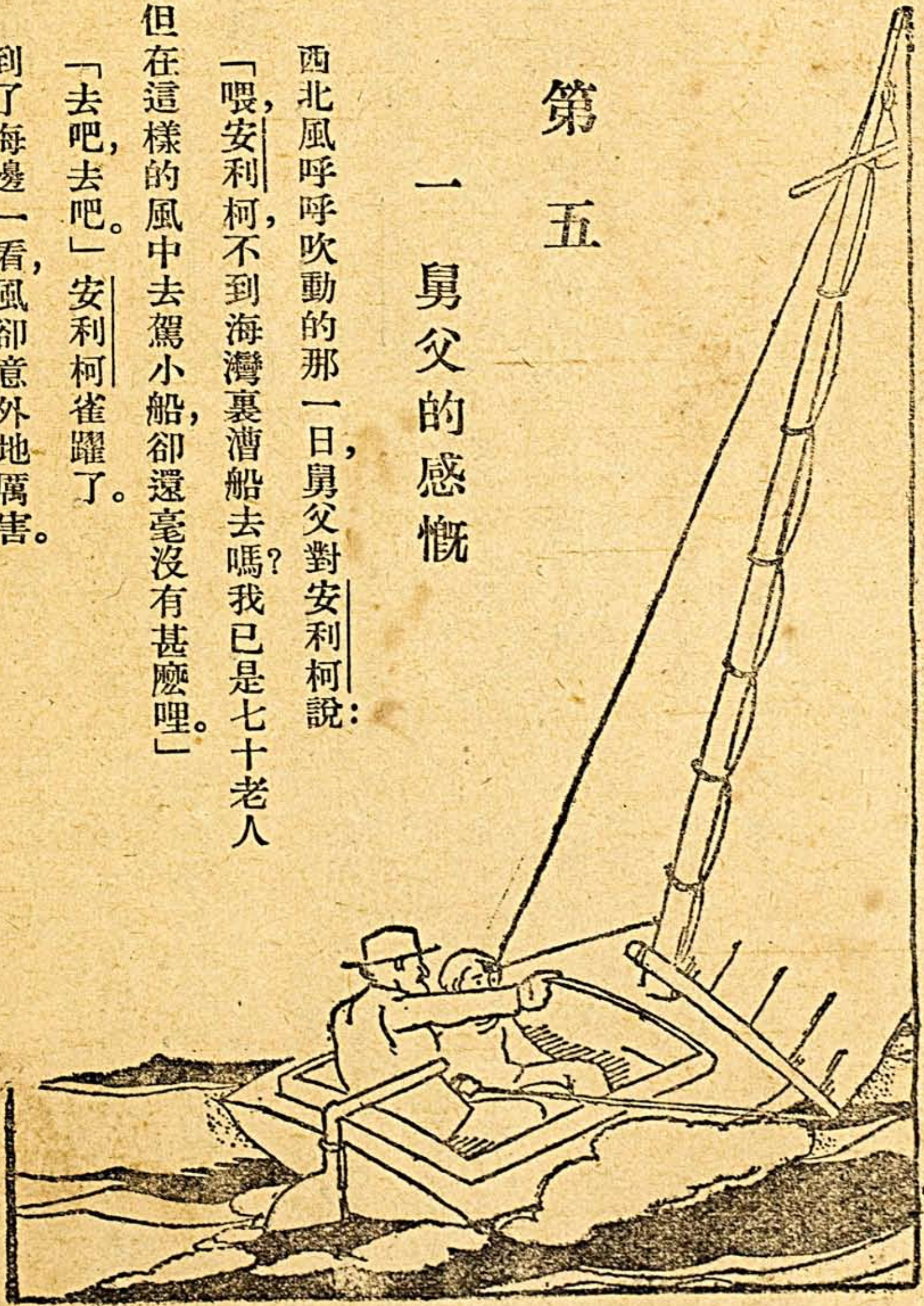
西北風呼呼吹動的那一日，舅父對安利柯說：

「喂，安利柯，不到海灣裏潛船去嗎？我已七十老人

了，但在這樣的風中去駕小船，卻還毫沒有甚麼哩。」

「去吧，去吧。」安利柯雀躍了。

到了海邊一看，風卻意外地厲害。



「舅父，風不是很兇嗎？不要緊？」安利柯說。

「不要緊囉，你的褲子也許要被水沫濺溼吧，比船舷還高的浪也許會來吧，但是用不着怕。」

舅父這樣說了，就逆了風向，把住了舵，駛出船去；一手拉住帆索，調節船帆，使船折着前進。有時很巧捷地轉換方向，自己得意，有時現出小孩似的快活。

帆飽孕着風，船飛速前進，浪花時時濺來。舅父坐在船後，愉快地說：

「啊！這樣爽快的風，一吹拂在頭上，掠過在耳上，或是吸入在胸中，我就彷彿立刻回到了少年時代，竟要把兒時的歌來再唱了。我的愛海，真了不得，意大利人如果都像我似地愛海，也許會成一大國民哩。這點要佩服英國人啊，以尊敬之心愛着海的英國國民，已成了世界第一的國民了。英國人出身窮的，就乘了船去求富，生在富家的，乘了快艇遊戲，或乘了大輪船與全世界貿易。」

「啊，這是何等的美觀啊，海真好！我一見到這蒼蒼的大海，心就爲之歡喜而陶醉了。」

我不是詩人，不知要把這歡喜怎樣說明才好。

「唔，對了，在我能這樣地說明：海在現在，也和二十歲時所見同樣的美，唔呀，不是，年老了來看，比年青時所見的更美。任憑你怎樣看，也看不厭，愈看愈新鮮。注目靜看，就會浮起種種的念頭來，海會使我的想念偉大高尚；憤怒恨惱或有怨恨的時候，只要一看到漂渺的海，人間的苦痛就小如泡粒，會呵呵失笑起來，怨恨都消，心胸頓然開廣了。悄然而悲的時候，看到浩蕩的海，那悲哀就像無涯的水平線……不像那水天一色的彼方的霧似地消去了。有時感着世間的不義不正或矛盾，生了憤激，看到海，胸懷也就釋然，把鬱憤忘卻了。海的世界裏沒有關稅，也沒有消費稅，也沒有甚麼分界，可以自由地悠然生息，啊，海歡迎着有一切進取勇氣的人們。

「看啊！海比空還清，比地還富，海才是真正的生命之母。我們的未來的，賴海始榮。哪，不是嗎？自然把意大利安置在東洋與西洋之間，意大利比英國更幸福。哪，意大利有島國的特長，同時還有着大陸的特長。意大利把頭突出在中央歐羅巴，所以只要數小時，就可

把印度與非洲的產物運輸到德意志的中央去。意大利身體修長，一脚伸出去幾乎要碰到非洲，再略過去，就幾乎可碰到亞西亞了。

「意大利在我們的意大利之前有着甚麼？有着地中海！地中海是文明的搖籃啊。馬可·波羅到中國去，其出發點就是地中海。這地中海真可謂是全歐羅巴文明的市場與法庭。可是，有想把這地中海佔為私有的人呢，我們應以守護這地中海為我們第一義務。

「不久，你就要決定你一生的方向了。我原不知道你將來竟成一個怎麼樣的人，但是，哪，你無論生活於海上或是陸上，你不可不在口上或筆上盡了力，把地中海是意大利的東西的事，教示國民。意大利是地中海的哨兵，又是護衛者。天原把這任務託付了意大利了的。可是意大利人怠惰，竟在『看帆船與輪船孰快』，瞠目於外人的船的競爭之間，把貴重的地中海，——世界上最美的地中海被人拿去了。啊，我們應把意大利的本來面目重行回復！應將自己的東西被奪於人的事，認為恥辱，對天悔過！我每見到意大利的軍艦，就饑涎下咽。我七十老人見意大利的鐵甲艦，衝了這美麗的海灣的波浪，堂堂地進行

時，幾乎希望與人開戰，要『來吧，敵國！看我完全戰勝你！』地喊了出來。」

二 糊塗侯爵的故事

頭髮被爽快的西北風梳拂着的舅父，只管對了海敘說其所回憶，加以讚美。在這中間，風已平定，船到了桑·衛德地方了。

舅父把岸上的堡壘，別莊以及散在那裏的村落指教了以後，說：

「你看，那堡壘之下有一個栗樹林，林的蔭處，錯錯落落地可看見有個別莊吧。」

「看見的。」安利柯回答。

「那個別莊可作我們人生上的大教訓哩。」舅父感慨無限似地說下去：

「那別莊是某侯爵的祖先建築的。當那時候，侯爵家曾有五六百萬元的家財。可是，現在據說已全然蕩盡，僅僅留了那個別莊了。別莊四近，只剩了僅少的土地，靠這土地的收入，苦苦地過着日子哩。」

「二年以前，我曾因事往訪那侯爵。身入其中，見隨處都是榮華與沒落的對照，難過不堪。所謂侯爵者，只是一個空名，其實際境況，全然和土工或農民無二呢。被招待入了客堂，見斑駁的古壁上懸有培內契風的大古鏡，地上鋪着露出底線了的破地毯，五六個壁龕裏擺着大理石的彫刻，雜亂塵污的小桌上，在瑪喬利加製的缺口杯中，留着喫剩的咖啡與牛乳。

「憑窗一望，更了不得！其光景還要淒涼得露骨。廊下儼然地豎着大理石圓柱，廊下原有一個庭院，可是廊下簡直是肥料貯藏所，母雞，小雞，鵝，鶉雞，都在撒着糞了。鳴叫行走。庭隅的受水處，倒放着大理石像與柱飾彫像的碎片，這大概是作水溝的底石用的。還有，小豬五六隻，鼻間唔唔作響地在咬南瓜喫。蓬蒿等類的莽莽蔓生，不消說了。庭的鋪石也不完全，竟像在把庭作廐舍或廚房用着哩。」

「爲甚麼這麼大的財產會立即蕩盡呢？」安利柯聽了舅父的話這樣問。

舅父說：

「也不是他爲人不好，只因爲用錢太無把握，管理不得其法罷了。簡單地說，就是太是濫好人了的緣故。原來，做人無論好到甚麼程度，決不嫌過好的，但濫好人與好人，卻全然不同。侯爵是一個大大的濫好人。所謂濫好人者，就是做事不事思想，一味依從人言的人。現在住在那別莊的侯爵的父親，真是一個濫好人的好標本。

「侯爵的父親老侯爵，不嫖不賭，也不會做冒險的事業。可是，終於做夢也料不到他忽然破產了。」

「爲甚麼爲甚麼這樣並不壞的人，忽然會破產的？」安利柯奇怪了問。

「這是因爲這樣的緣故，哪。」舅父繼續說：「老侯爵遇有人來求助，從不推卻，遇有人要他作保，也一一承認的。他原來是這樣的濫好人，所以即使有詐欺者，陰謀者合夥了來謊騙，他也會唯唯應允。其實，像這樣地不論甚麼都依從別人，並不是善事。」

「如果只是借錢，那還有限哩。替老侯爵管賬的執事，曾是一個正直而有眼光的人，即使有人向老侯爵借錢，如果家裏沒有這數目的錢，他就會拒絕說『沒有錢』的。被老

侯爵知道了也只好『對不起，對不起』地把關頭度過了。

「但是遇到人不來借錢，而來請求做保人時，如果輕易承認，那就不得了了。因為要作保人，只要捺一下印就夠了哪。老侯爵原是濫好人，遇到有人來請求作保，他也會一一答應。一千元，一萬元，十萬元，這樣的保人，不知道他做過幾次。因了此，不消說有若干人是得了救的，但因了此，自己卻被牽累，屢次弄到要替別人負債還債款的義務了。」

「有一次，有人設了一個工場，想從那賽爾奇尼亞地方到處皆有的名叫『凱琵琶朗』的植物的根上，採取酒精。說這事業很有希望，可以收得三分之利。老侯爵信用了這話，出了五十萬元的信用借款。但其實，從『凱琵琶朗』的根上，安能採取上等的酒精啊，只含有着些微的下等酒精成分罷了。結果，事業完全失敗，老侯爵所借給的五十萬元也和愚笨股東的股本，毫無意義地同歸於盡。於是老侯爵就到了破產的地步了。」

「啊，安利柯。愚笨的行爲，其惡果所及，不僅在自己個人的。爲了愚笨的事出錢，決不是好事啊。因爲其結果，不但自己受愚，還非連累了使許多無智的關係者一同受苦不可。」

的。世間很有想行好事而反害人的人。

「老侯爵的行事，就全是如此。有一天，老侯爵所出的千元支票忽然不通用了。老侯爵奇怪起來，叫了管賬的執事來，問『甚麼了？』執事早已知道終有一天難免周轉不靈了的，流了淚把理由訴說了以後，忠告老侯爵說：『事情到了這樣，是不得了的，所以我曾屢次向你訴說，請你非有確實把握，決不要替人作保。』」

「執事這樣一說，侯爵才恍如從夢中醒來，張皇不知所措。執事又流淚訴說：『有人向你借錢，我是會告訴他沒有現金，替你謝絕的。但在保單上簽名，不是我的職務。你東家自己有着筆與印章，儘可不必問我有無現金，自由地替人做保人。你在那裏怎麼幹，我卻完全不知道。』」

「知道了嗎？哪，就爲了這個緣故囉。那時老侯爵家已連一千元的存款都沒有了，所留給小侯爵的就只是那個別莊。那別莊還是在將破產的時候，因了律師的幫忙，把它假作了侯爵夫人的財產，才僥倖殘留下來的。」

「但把明明是自己的財產假作不是自己的東西，寄託別人的名義之下，這不能算是正直的行爲。老侯爵如果真是正直的人，真守道德，那末，就該不改名義，把那所別莊也給了債權者吧。」

「可憐！老侯爵遭意外的災難，感傷之極，終於把爵位與不義殘存的小財產剩給了兒子，就死去了。那兒子雖有着相當的體格，卻一無所長，沒有恢復先業之力，只是悄然地立在彫像前面，羨念先世的榮華，或是憑窗坐歎自己的無能，啃着先人的餘物，過那貧困的生活呢。」

「哪，安利柯，你現在和我同居於桑·德連寨，不要像那侯爵，糊塗地把日子過去啊！第一，心情要好。但沒有頭腦的心情，也沒有用。希望你有以理性爲基礎的心情，好好地發育上去！」

舅父的話雖已說完，安利柯還凝視了別莊在沈思。舅父活潑地把轉了舵：

「啊，回去吧。安利柯，風已全止了，你也來漕漕船吧。」

第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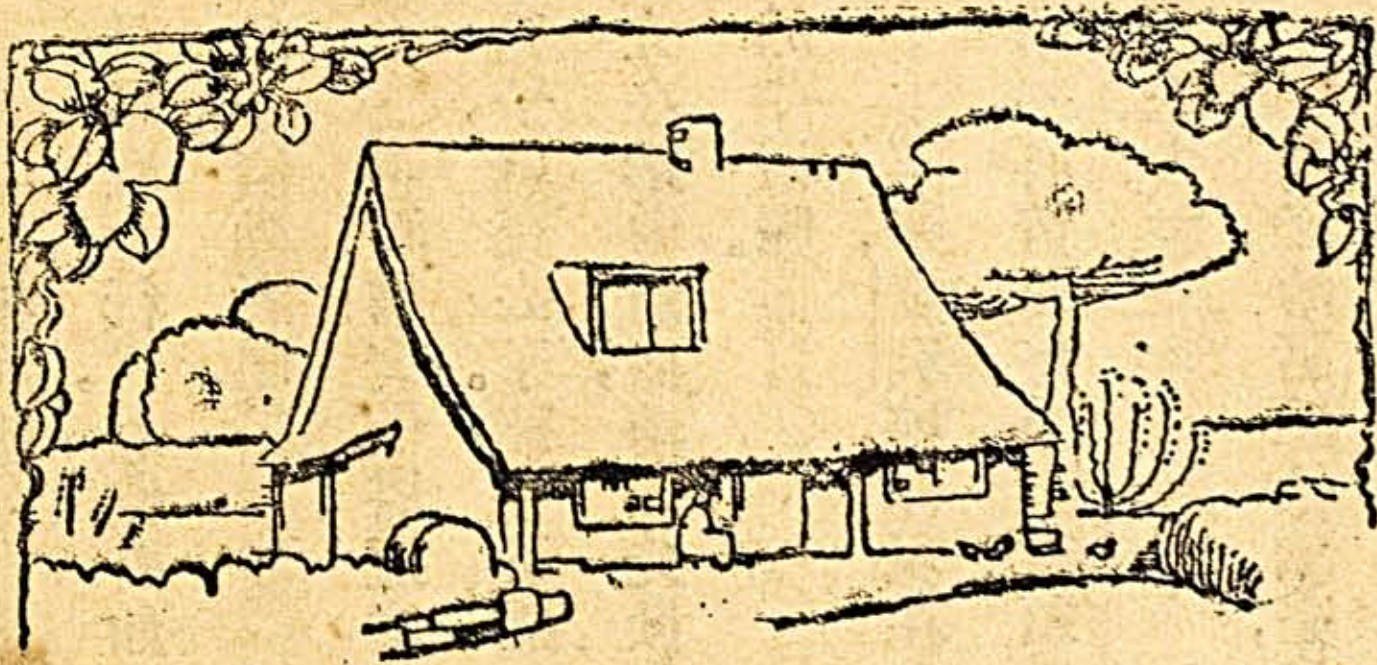
一 甚麼是作文題

安利柯在桑·德連寨已過了三個月，健康回復了許多。那每月替他作兩三次診察的醫生也說：「已不要緊，就是做些文章，也不致於有害身體了。」

安利柯原和託里諾的先生有約：如果身體一好，就作文送給先生，先生批改了再寄還他的。

舅父平生，與其讀書，寧主張從實際的生活事件求活的學問的。對於作文的練習，最初曾反對。

「把一切的東西好好地觀察，自己好好地去判斷，這就



是最好的學問。作文有甚麼用？你已能夠寫信給你的父親母親，作文的功課，只此已儘夠了。」

舅父一時曾吐過這樣不贊成的話。後來更轉忖：既然醫生那樣說，他自己如果歡喜做，也不妨任其自由。舅父原來是個兼有着這樣謙遜的美德的人。

「我不善於寫文章，但寫出文章來，自己的意志，感情，思想，是能自由表現的。安利柯將來也許為法律家，也許為創作家，無論為甚麼，把自己的意志，感情，思想，完全表出，是很要緊的事。好，就替安利柯在眼前找作文的題目吧。」

過不了幾日，舅父就這樣自想。

一一 這才是作文的好題目

別莊之後有田圃與農家，那農家所種的田，一半是自己的，一半是租來的，一家的熱鬧快活，幾乎像個小鳥之窠。

父親年三十五，是個身體壯健的農人。妻也是個強壯的女子。妻於結婚後，大抵每年要產一孩子，平日不是見她授乳，就見她歌着的。兒女最長的十歲，最小的還只二歲。最小的孩子生產時，安利柯的舅父，曾替爲作了教父，把自己母親的名字給了這孩子，取名爲羅利那。所謂教父者，是「教的父親」的意思，不但意大利，西洋各國，小孩生下時，習慣上每要請一個人作教的父親的。

舅父時常開了後門，去訪問那農家。舅父喜與小孩遊戲，每次去的時候，總帶了水果、糕餅或是玩具去給他們。可是見到孩子們的臉或手齷齪時，就藏過了帶去的禮物，叱責了說：

「掛着鼻涕哩！你的手何等齷齪啊！喂，把鼻涕拭了！喂，把手洗了！」小孩的臉或手原易不潔，但有時也有因了母親的隨便，因而不潔的。

有一天午後，舅父在袋中滿藏了東西，帶了安利柯到後面的田圃去，把小門一推，那裏就是那農家了。

農夫正在剪除那作着籬的檸檬的枯葉，母親恰如母雞似地被許多小孩環繞了，蹲在廚房門口的階石上，剝着扁豆。

「羅利那呢？」舅父一見了她就突然問。

「呀！」母親驚而且喜地說：「在搖籃裏已睡了兩點多鐘了哩。」

「好的，我去把玩具放在搖籃中吧。他醒來的時候，會轉着眼珠，弄得三不相信哩。」母親見舅父這樣說，立起身來，笑了說：「呀！老板，因為你太待他好了，這孩子就和我疏淡，一味歡喜你了啊。」

舅父不把這種恭維的話放在耳朵裏，徐徐地從庭間向樓梯所在前進，且對了安利柯作了一個暗示，叫他也去。

舅父作賊似地輕步走上樓梯。到了房間門口，見門關着。舅父握住了那生鏽的把手，想輕輕開門進去。把手軋軋作起響來，舅父怕驚醒了小孩，將把手慢旋。

門總算開成了。羅利那果在搖籃中酣睡着。晃晃的太陽，由門間流入，破了室中的昏

暗，映射在小孩的薔薇色的頰上。

立刻，小孩把那水汪汪的大眼睛張開了。可是，因為陽光太強了的緣故吧，重新又把眼睛閉上。舅父默然立着不動，似乎想叫小孩再熟睡去。

不知爲了甚麼，小孩雖閉了眼睛，卻從小小的床上掙扎起來，浴着黃金色的陽光，用了那棕櫚葉形的小手，頻擦眼睛。

小孩穿着無袖的白絨襯衣，從薄的紗布領間露出着春花一般的小頭和小肩。其氣象的清新純潔，宛如朝晨的陽空，幾乎使人想像得新時代的曙光。

舅父被這光景吸引住了，只是注視着。不論是貧家的小孩或是宮殿中的小孩，其一種可愛的樣子，都一樣地會使人從心中湧出希望來。舅父如醉如癡地看着，後來似乎以爲這光景只一個人看是可惜的，把安利柯叫進房去。門洞開着，陽光任意地向內流射着。小孩還在擦眼睛。渴睡尙未全醒，陽光又眩目，他滿滿地吸入了一口氣，又呼地吹出，似乎想把這陽光吹滅。

每夜以吹熄母親點在枕畔的蠟燭爲樂的小孩，現在居然鼓動了那薔薇色的雙頰，把天上的太陽光認作了蠟燭，想吹熄它了。

舅父指着小孩，宛然地對安利柯說：

「看啊，恨不能把這樣單純的比太陽還偉大的小孩的樣兒，用畫來畫囉。不，寫作了詩更妙哩。如何，你有了很好的作文題了。這才是好題目：叫做『想吹熄太陽的小孩。』」

三 想吹熄太陽的小孩

當日不消說，接連幾日，舅父一味和安利柯談小孩的事。

「喂，安利柯！想吹熄太陽的小孩，使我成爲詩人，比許多的哲學書更促我思考。多有趣，竟想吹熄太陽！這比之那殺來殺去的嘈雜的戲劇，不更有趣嗎？」舅父曾這樣笑說。

舅父又曾這樣說：「哪，安利柯！自然的單純與偉大，真叫我喫驚了哩！自然日日把了不得的莊嚴的東西給我們看，但其了不得，其莊嚴，都卽是單純的偉大。鼓了小頰想吹熄

太陽的小孩……你試把這單純的自然的動作與其偉大來想了看！如此了不得的事，誰能夠啊？世間儘有爲了自己的欲，不惜殺人犯法的人，但像想吹熄太陽的小孩那種偉大的欲，誰會有呢？唯其單純，所以偉大啊！唯其單純，所以了不得啊！

舅父又會這樣說：「哪，安利柯！能使人感動使人思考的東西，要算自然了。非自然的東西，雖能動人的心，但不能叫人思考。一個小孩在搖籃裏，日光照在上面，這是世界中隨處都可看到的自然，可是，這自然都能深入在我們的心裏面，叫我們深思。」

舅父又會這樣說：「對了想吹熄太陽的小孩，我不僅尋出了神聖的詩，發見了偉大的哲學，還想及了別的更重大的問題。想吹熄太陽的光，這話似乎很是愚妄無稽，但世間實儘多這樣的人呢。那種想蔑棄了世間的進化，正義與真理，把世界變成黑暗的人，其無知就是這類。知道了嗎？毫不把事理放在眼中的人，和那想吹熄太陽的小孩，全是同類的傢伙啊。小孩不能分辨小蠟燭和數百倍於地球的太陽的區別。世間的所謂無智者，就是愚得和小孩一樣的人們。」

「有趣，有趣！」舅父又會喜不自禁地這樣說：「哪，無論怎樣地鼓起了頰吹，所出的只是和太陽光嬉戲的微風，任憑你怎樣地發了怒狂吹，太陽仍毫不動氣，微笑了用那黃金色的光來撫摸我們。唉，太陽永不厭倦，永不疲勞，也不冷卻，年年日日，把光與熱惠與着人間。從時代到時代，太陽對於妄自誇大的無智的人們，不知給與過多少的恩惠！可是人們卻把這授賜無限了富與生命的太陽忘卻，偷竊了些微的黃金粉末，就自以為我是天下的大富翁，驕傲不堪哩。如何，安利柯，你已有了很好的作文題了，就用了『想吹熄太陽的小孩』為題，把你所想到的寫出了去送給託里諾的先生吧。」

第七

一種詩的人

有一日朝晨，安利柯不見到舅父。舅父平日在早餐前總是在庭間躡着的，今日不知甚麼了。



「舅父甚麼了？」安利柯去問女僕。

「略有些感冒。休息着呢。」女僕答說。

「年青的不注意些也不要緊。年紀一老，就一些都勉強不來。」舅父近日曾吐露過這樣的話。

安利柯去望舅父。

「舅父，好嗎？」安利柯帶了哀調探問。

「毫沒有甚麼。」舅父坦然如無事。

向周圍一看，舅父的枕畔桌上，擺着一個綠色的水瓶，那是很好的瓶，上面浮彫着甚麼文字。安利柯正想去認辯那文字時，舅父說：

「你看，刻着甚麼字？」

一看，上列刻着「六月二十四日。」下面大概是甚麼符號吧，刻着G·B二字。

「知道嗎？」舅父雖會這樣問，安利柯因為不知道，就答說「不知道。」

於是舅父說：

「六月二十四日，是我的生日，G·B是我的舊友勃拉喬君名字的頭字囉。這瓶是勃拉喬君爲了賀我的生日，送給我的貴重的禮物呢。勃拉喬君已死去了，這瓶成了唯一珍重的紀念品。我裝水於這瓶時，總是親手從事，不委諸人。因為萬一被人打破，那就糟了。」

「哪，我舅父每從這水瓶取水飲時，就想到老友哩。二人間多年的交際……老友的

高卓的一生……這樣那樣地想起來，不覺懷戀難堪。勃拉喬君是這街里的里長。是曾被住民尊稱為父親的人。創建學校，盡力於國家的統一，苦心於斯朶萊維產的葡萄酒與醋酸的改良，真是一個富有才幹的人啊！不幸，晚年雙目盲了；可是他不但因此頹唐，比未盲更快活，常說滑稽的話使人發笑。啊，他是神聖的人物。人一盲目，甚麼都不自由，普通人不免要自歎苦痛。但他卻恐妻女的傷心，強裝作快活，故意說有趣的話引得人笑。哪，這種精神你知道嗎？真是可佩服的高尙的精神吧。

「我每逢生日，就不禁想起他的事。只要一到葡萄的收穫期，勃拉喬即把孟恢爾阿特種的最良的用大籃裝了來送給我。

「因此，我把這瓶放在這小桌上。這瓶在我是高貴的紀念品。我每朝張開眼來，首先就看見這瓶，想到勃拉喬君，幾乎要和亡友打招呼。唉，但是，這位老友，從二年前，已不能再聽到我的招呼了。

「像我樣的老人，完全是生存於過去的追懷之中的。我從年青時，曾搜集得有種種

的紀念品，現在我的家，幾乎成了一個紀念品的博物館。無論家具，無論裝飾物，都是紀念品。無一不足叫我追懷過去的悲歡的。從店中買來的東西，任憑你怎樣地珍貴華美，究竟不是紀念品，在我看去，完全是死物。無論家具，無論裝飾物，要成了紀念品，才會有生命囉。

「哪，安利柯，我舅父還想和你談呢，請聽我說。飲食、睡眠、衣着……一切健康上所必需的，可以說是生命的麵包。至於懷念、愛、思考，卻是生命的葡萄酒。像我這樣年老的人，葡萄酒常比麵包更來得重要。我不是詩人，未曾寫過一首的詩，但卻想在人生的平凡瑣事上種下詩去。一經種下了詩，任何平凡的事物，也會生長出愛與想像，一切都含有黃金，來把人心溫暖的。」

「安利柯，我還有話想說哩，哪，你在那裏坐了聽吧。」

二 全世界的紀念

「安利柯，我舅父睡在這裏，鬚鬚如見到世界五大洲的光景呢。」

「請看這桌上啊，那裏有一塊方鉛礦吧，那是賽爾奇尼亞的產物，我從配爾托沙拉採取了來的。這使我想起歐羅巴的事。

「哪，這裏有一塊美麗的石頭哩，這是玉髓。是我從亞美利加的瓦淮河畔採來的。

「這近旁還有一塊閃閃發光的東西吧，這是凍石。是從希馬拉耶山麓的河畔取來的。這河的一方是獨立國的錫金，一方是英領的錫金。見了這石，我就想起亞西亞的風光。

「還有，那裏有一塊滑滑的石頭吧，這就是叫作溶岩的，是亞非利加的東西。就在這近旁，還有着石英吧，含有着金吧，這是純金哩，是從澳斯大利亞採取來的。

「這是從全世界採集來的五種石頭。只要是旅行世界的人，誰都會見到，可是能注目在這些上面，帶了回來作紀念品的人卻沒有。

「再看啊，那屋隅不是有許多的手杖嗎？這手杖的數目，恰好正和地球上的國數一樣哩。我每於散步時把牠們輪番地使用，覺得全世界各國的門的鎖匙，似乎已握在我的手中了。有時使我想起亞西亞，有時使我想起亞非利加，有時使我想起波里尼西亞。

「哪，那裏有一條竹的吧，那是從南印度的尼爾克里取來的。那有黃紋的美麗的石榴樹的手杖，曾採集自阿馬崧河畔。還有最粗的一枝，是『彌內治巴』科的樹枝，是從台內利化山斬取來的。這樹大的竟是摩天的巨木。在那裏的手杖，各含有歷史，真是說也說不盡。」

「姑且說一件給你聽聽吧。那裏有一條灣屈的葡萄藤的手杖吧，這是在馬代伊拉用一先令買來的。馬代伊拉一帶，到處都種葡萄，住民唯一的職業，就是栽培葡萄。我到那裏去的一年，恰好葡萄年成不好，全地的葡萄都患着蟲害，滿目只見枯萎的狀態。住民窮於生活，境况很是可憐。有人截了枯萎的葡萄藤，製作手杖，賣給那從方契爾上陸到美洲或非洲去的旅客。」

「當時的光景，想起來如在目前。賣給我這手杖的，是個非常黃瘦面有飢色的老人。他不管人家要不要，見了我就跑近來說：『老板，給我銷一支！』」

「問他每支多少錢，他說一先令。我拿出一先令去，替他買了一支。他說：『好了，好了！』」

謝謝你！老板，謝謝你！託你的福，可以喫一星期了。」

「我見那老人如此道謝，身邊帶錢不多，就另給了他三先令。對他說：『一先令既可喫一星期，那末就這樣可喫一個月了吧。』」

「於是，那老人又從脅下一束的手杖中，取出三支來給我。」

「令人懷念的，不但是石榴與手杖啊。在我家裏的東西，無論甚麼，就是庭中的一株樹，也都塗得有追懷的美麗的黃金的詩的。我於沒有人時，常和這些紀念品談話，木或石有時也甚至於會使我哭泣呢。所謂談話，原不是用脣舌的，可是，真令人懷戀難堪啊！」

三 珍重的手帕與襪子

舅父滔滔地談着，及談完了，又這樣說：

「年紀一老，人就會多話起來。我已多話了，多話了，就此停止吧，也許明日再說給你聽呢，今日已儘夠了。快要早餐了，你可去了再來，讓我睡到正午吧。」

安利柯因爲有事想問，就說：

「舅父，如果於你身體沒有妨害，我還有一事想問呢。」

「唔，好的。甚麼？」

「在這房內的煖爐上擺着的愛托爾利亞鑊，裏面放着的是甚麼？舅父不是重視這鑊，常在鑊旁供着花嗎！究竟爲了甚麼？」

安利柯這樣一問，舅父就說：「唔，這嗎？這是有理由的。就說給你聽吧。」說着，從床上半坐起身來，用右手按住了臉孔，深深地發出一聲歎息。

安利柯注視着舅父的樣子，知道定有重大的祕密了。舅父從額上放下了手，就說出下面的一段話來：

「這是神聖又神聖的東西。那鑊的被發見，是在愛托爾利亞的扣萊地方。是古時希臘雅典人所製造的古磁器。扣萊地方有一個醫生，是個很古怪的人，曾把這鑊讓與了我。你看那蓋子啊，那蓋子上面不是橫着一個似睡又似死的女神像嗎？這鑊當是收藏二千